

THE SPRING AND
AUTUMN OF GUANGMO

少室山記

大众文艺出版社
何宝森 著

光墨春秋

——艺术生命的足印

THE SPRING AND AUTUMN OF GUANGMO
ART OF LIFE FOOTPRINTS

何宝森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墨春秋：艺术生命的足迹/何宝森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80240—975—0

I . ① 光 … II . ① 何 … III . ① 何 宝 森 - 自 传
IV .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0379号

书 名 光墨春秋

著 者 何宝森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市场部电话13901138396

开 本 635mm × 96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母亲、我的母校、我的故乡、我的祖国

THE SPRING AND AUTUMN OF GUANGMO

I have created a new school of painting - Guangmo Painting, that brightens up the
Chinese painting with lights and colours.

光墨春秋

施士湘

提起我和何宝森先生的师生情谊，那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当时全国的艺术院校全部被迫关门。我们这些年轻的艺术爱好者投师无门，相当苦闷。恰恰在这个时候，何宝森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办“工人美术骨干培训班”，变相进行美术高等教育。由于打着培养工人阶级美术骨干的名义，竟然通过当时严格的审查成功开办。使我们受到较为系统、全面的艺术启蒙。时至今日，这批人当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一些艺术领域的佼佼者，像画家王明明，导演尹力，冯小宁等等。我们这些人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和何宝森先生当年的培养分不开的。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协助何先生举办了一场“北京工人美术书法展览”。这场原本我们美术班的汇报展，真正的亮点却在展览的特邀作者身上。我们邀请了当时还没平反，尚在“打倒”之列的老一辈书画大家参加展览。其中包括画家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吴作人、张仃、崔子范、刘继卣、黄永玉，书法家齐燕铭、赵朴初、启功、王遐举、吴玉如、刘博琴等先生。

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邀请这些老艺术家参加展览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老艺术家们十年复出，劫后重生，艺术魅力不减当年。展览轰动京城，参观者摩肩接踵，一时传为美谈。能为新时期美术界拨乱反正、重建辉煌而前驱，在我和何先生的记忆中留下了值得骄傲的一笔。

在征集作品和举办展览的过程中，年龄不到30岁的我和何先生骑着自行车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京城的大街小巷，满怀崇敬地去见一位位久闻大名未见其人的艺术大家。通过这次展览，我结识了许多老一辈艺术家，与他们结成忘年之交。在我以后的艺术生涯中，这些大师耳提面命亲自指点，使我获益匪浅。

可以说，何先生不仅言传身教教会我许多东西，还为我引见了更多的名师，让我有机会从各位大师身上直接吸取充足的养分。这对一个当时如饥似渴的艺术青年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直接受益于众位艺术大师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几十年来一直和何先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良好师生关系。不仅关心着彼此的寒暑冷暖，更是在艺术上不断切磋琢磨。

我始终关注着何先生的“光墨画”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是当今书画界的共识。但是向古人文传统相对容易，而中国画今后走向何方，如何在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前提下向前发展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石涛早在300年前就说过：“笔墨当随时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艺术创作必须因时代审美的变化而变化。

近百年中国的变迁可以说是沧海桑田。尤其近30年，我们跨越了工业革命、电子时代、信息时代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当代人的审美观随之产生巨大变化。完全固守隋唐乃至宋、元的审美原则，复制前人创作成果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毕竟我们的创

作成果要面对时人，而不是长袍广袖的古人。

据我所知，何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思考和探索这个课题。

其实，近现代许多的艺术大家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做出很多有益的工作。

徐悲鸿、刘海粟、林凤眠等艺术大家锐意革新，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把西方美术的科学理念引入国画当中来。经过数十年努力，透视、解剖等视觉科学的基本理念已深入人心。中国画在视觉科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还有一个视觉艺术的重要因素没有得到解决——色彩。

著名工笔重彩画家蒋彩萍教授在一次中国画研讨会上说：“画了这么多年国画，最近我才发现，中国画没有自己的色彩学！”仔细想来中国画在色彩方面的的确有较强的随意性，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种种原因造成中国画色彩研究未能脱离经验主义的原始状态。

何宝森先生多年以来孜孜以求，努力把西方绘画中“色随光变”的科学原理引进到中国画当中来。提出改千百年来“随类赋彩”的施彩原则为“随‘光’赋彩”的科学理念，并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创立了“光墨画”。

我与何宝森先生有近40年的师生情谊，见证了何老师整个尝试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起，先用中国画宣纸、墨、笔和色彩再现经典油画的“译临”，再到今天运用纯熟的技法表现光影变化之下的山水、花鸟、人物。尤为可喜的是，近年何先生的绘画中中国元素的增加，更多地流露出何先生回归传统的取向。

从玉立亭亭的荷花中，我们看到了莫奈笔下光影下的缤纷世界。同时，也从“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画面中体味到其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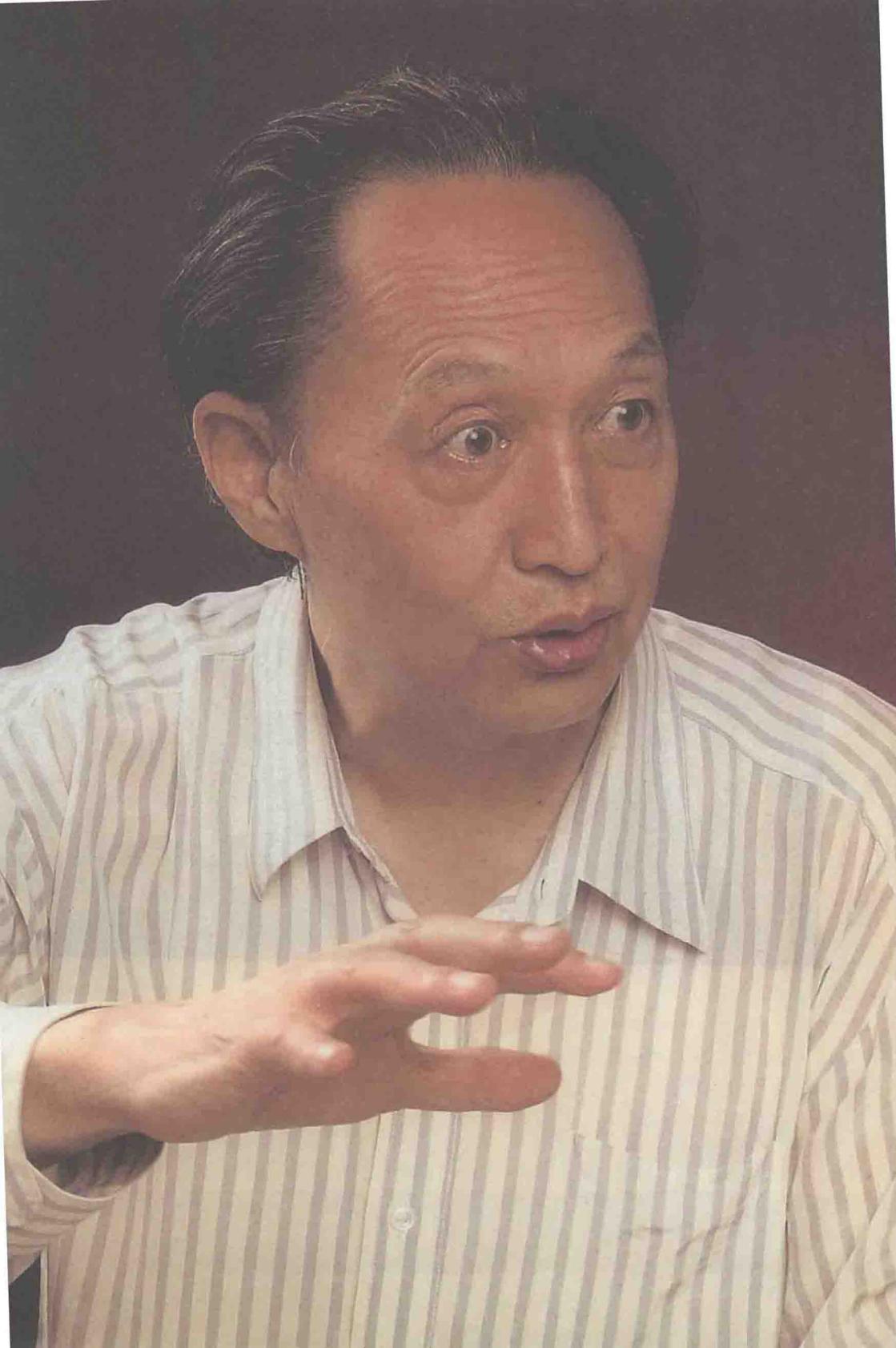
古意盎然的文人意趣、笔墨精神，加上光影幻化出的缤纷色彩世界构成了“光墨画”的主要特点。文人画的风骨增加了“光墨画”的传统韵味，而富于变化、斑驳陆离的色彩世界增加了中国画的视觉享受。可以说这是中国画从古典主义走向现代的大胆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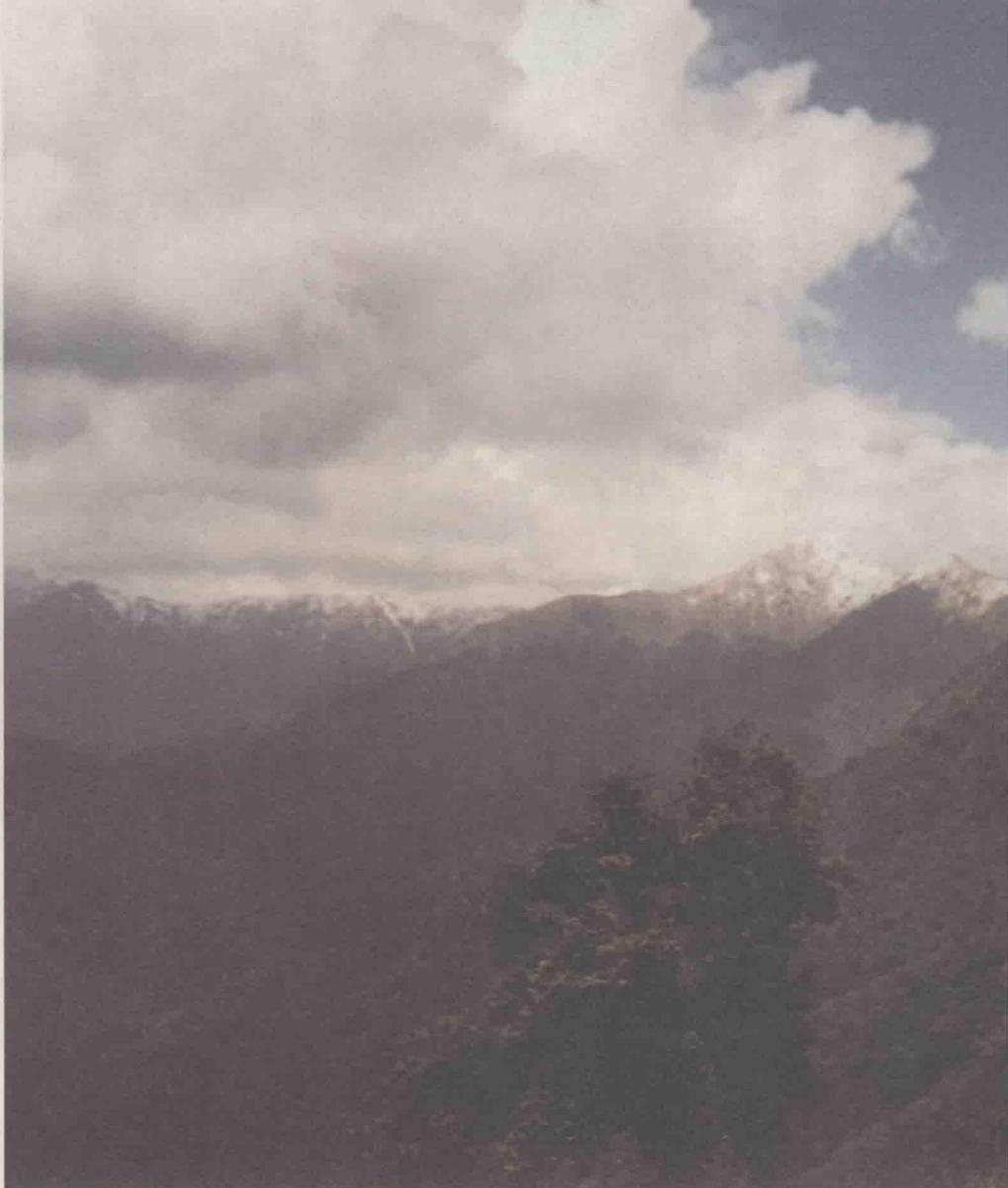
“条条大路通罗马”。美术界许多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志士仁人都在义无反顾地开拓着中国画走向光辉未来的路径。何先生的光、墨并重中西结合的探索之路，也许会成为中国画色彩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相信在高清电视、高清彩屏上看着与世界同步的流行色长大的年轻一代，会更加喜欢符合视觉科学的艺术作品。

希望看到何先生厚积薄发，将几十年储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和对西方近现代美术的深入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光影与水墨水乳交融中幻化出一种既富有时代精神又不失传统审美意趣的新的理念和表现手法。

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充满想象地大胆创新——这才是艺术家的生命所在。





光墨春秋 文/苏士澍 1

光墨春秋——艺术生命的足印

第一章	彩云之南.....	1
第二章	学院之遇.....	17
第三章	版纳之行.....	37
第四章	颐和园之秋.....	71
第五章	太庙之春.....	101
第六章	美术之星.....	115
第七章	欧洲之旅.....	131
第八章	三山斋之约.....	141
第九章	永乐雅集之缘.....	147
第十章	都市之情.....	159
第十一章	荷花之影.....	169
第十二章	光墨之道.....	179

回眸人生——一个画家的记忆

(一)	鲜花·绣花·窗花.....	193
(二)	大画家·小模特.....	213

目录

(三) 赤子之心·孤独的人	223
(四) 四烈士·五星红旗	229
(五) 六七·森林	239
(六) 佛·渔夫·萤火虫	253
(七) 野花·白云	263
(八) 雏鸡·骏马	275
(九) 长江·天安门	281
(十) 帅府园·白堆子	293

附文

从宝森的光墨画所想到的 文/龚田夫	300
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何宝森先生 文/林伟	307
“道”很长，还要走下去 文/元康	310
在北京，我认识了一位老乡 —— 何宝森 文/黄惠	317
中西合璧的大师 文/原国雷	319
闪光的星星 文/元康	322
光墨相融落笔生辉 文/陈孝信	334
何宝森年表	336
贺《光墨春秋》出版 文/溢波	341
后记	342

第一章 彩云之南



故乡云南的云

我爱故乡的云，
我爱故乡的山。
——故乡的云，洁白如雪，志存高远；
——故乡的山，连绵雄伟，气贯长天！
仰望白云，使我如醉如痴，如梦如幻。
瞻仰群山，让我志向坚定，融入自然。
——你把我带进艺术的仙境，
——你像我的理想飞上云天！

云南昆明，四季如春的高原之城，碧波如镜的滇池畔，是巍峨的睡美人山。云贵高原湛蓝透明的天空永远都漂游着如梦如幻的云彩。从小我就爱独自躺在草地上，仰观白云，让它那变化多姿的形状，带引着我的遐思神想。

当年的昆明，夜空是无比的清澈美丽，月色如银，星光粼粼，像无数天使在夜幕的舞台上眨着眼睛。外婆对我说过：“天上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人。”1959年她老人家仙逝了，像一颗流星，从漆黑的夜空划过，消失……而当时的我，只身一人在遥远的古都，苦读求学，无法再看她最后一眼……

那年我2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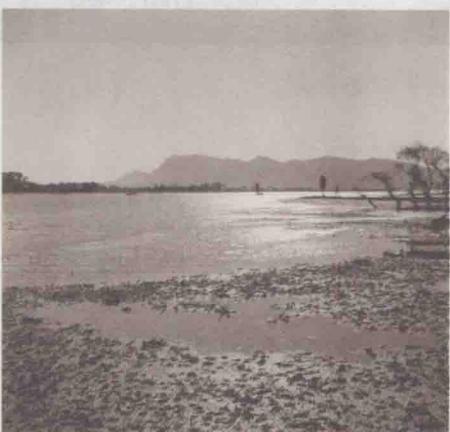
1938年12月12日，我这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南蛮子”降生在碧树红土，阳光明媚的彩云之南。

我的家在昆明市北门街22号一座旧式的院落里。父亲是云南省公路局的工程师，我的祖父很早就喜好书画收藏，在我七岁的时候就贸然地对着齐白石的一幅“葫芦小鸡”临摹过。我的母亲是刺绣巧手，舅舅是中共地下党员，平日里喜好画“奔马”，这些也许就是影响我一生成长方向的基因。在6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磕头拜师，成为了从法国留学回国的云南美术家廖新学的小学生，对我的美术启蒙教育有过影响的美术老师，还有张云木和袁晓岑。时至今日，我还记得第一次观看廖新学在师范学院艺术系的海棠树下写生的情景：他画的是一个身穿花青色上衣着白裙的读书少女，嫩黄的、粉红的，青紫的石青的色点，在画家笔下，

张洁：师院附中高中同学（“文革”中被迫害自杀）。他各门成绩都优秀，热爱艺术，特别热衷航空航天事业，因出身原因未能考上大学，但仍不气馁，成为云南省体育方面航空模型的运动员和优秀教练，多次率队到北京参赛，创造优秀成绩。“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而自杀。

（左下）1963年回昆明探亲与张洁摄于翠湖。

（下）《西山远眺》1965年。
张洁摄



(右)外婆的墨室。

(下)我和外婆(自描)。



带着阳光洒落在画布上，我一下子被油画的色彩交响力震慑住了，心想，成为一个画家是何等美妙和幸福啊！

在袁晓岑老师家，我看到他当场运笔画的小写意“孔雀”，跳跃的笔触，把孔雀的七彩羽翼表现得神采生动，美丽无比。张云木老师是鼓励和培养我画速写创作户外写生的老师，在他的勉励下，我和董锡汉、张育林、罗以智、魏汉兴、李存伟、于子恕等同学，组织成立了“美术小组”，每到周末大家结伴到昆明郊外写生，沿着滇池湖岸，顺着铁路山道，足迹踏遍了故乡的田野山村，用我稚拙的画笔，抒发心中对大自然的爱，捕捉眼里高原天地的春光。

我还为美术小组写了一首小诗：

长长的铁梯通向遥远的天边，
路旁的一切奔向消失点；
我愿做棵野花长在铁道两边，
我会做朵白云飘过地平线。

这首稚嫩的小诗，表达了一个边疆少年的心灵向往和纯洁的心声，那一朵蓝天下飘浮的白云，最终导引着我迈开了走出大山的步伐。1957年夏，我带着两张准考证（一张中央美术学院，一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满怀憧憬地来到北京，开始了我人生的新历程，用年轻的生命在北京谱写人生的新曲。在祖国的天空里，描绘艺术的七色的彩虹。明媚的阳光，云贵高原斜长的晔晔影姿，红土山谷婆娑摇曳的绿色亮点，山泉水波的粼粼闪烁，滇池湖光的莹莹流溢，田野坡坝上移动漫漶的云影，清晨村寨的雾霭，夕阳下的袅袅炊烟……这就是故乡天地山河给予我童年视觉

的滋养和记忆。即使我大学主修的是雕塑，工作后的职业是美术教学和工艺美术研究工作，可是在工作之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油画、水粉、水彩的练习和中国画的工笔、写意、花卉、人物、山水的进修上。绘画艺术色彩的魅力、光的美感，始终是我心灵的慰藉和感召，任何一种视觉语言形式都不能代替。

当我经过40余年的努力探索，认真思考研究世界美术历史和当代绘画的现状，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画的光墨之道时，有人问我，何必如此执着地在宣纸上追求光色，而不顾中国画水墨的黑白传统时，我想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故乡母亲——彩云之南对我这名游子心灵的永恒呼唤！

外婆朱紫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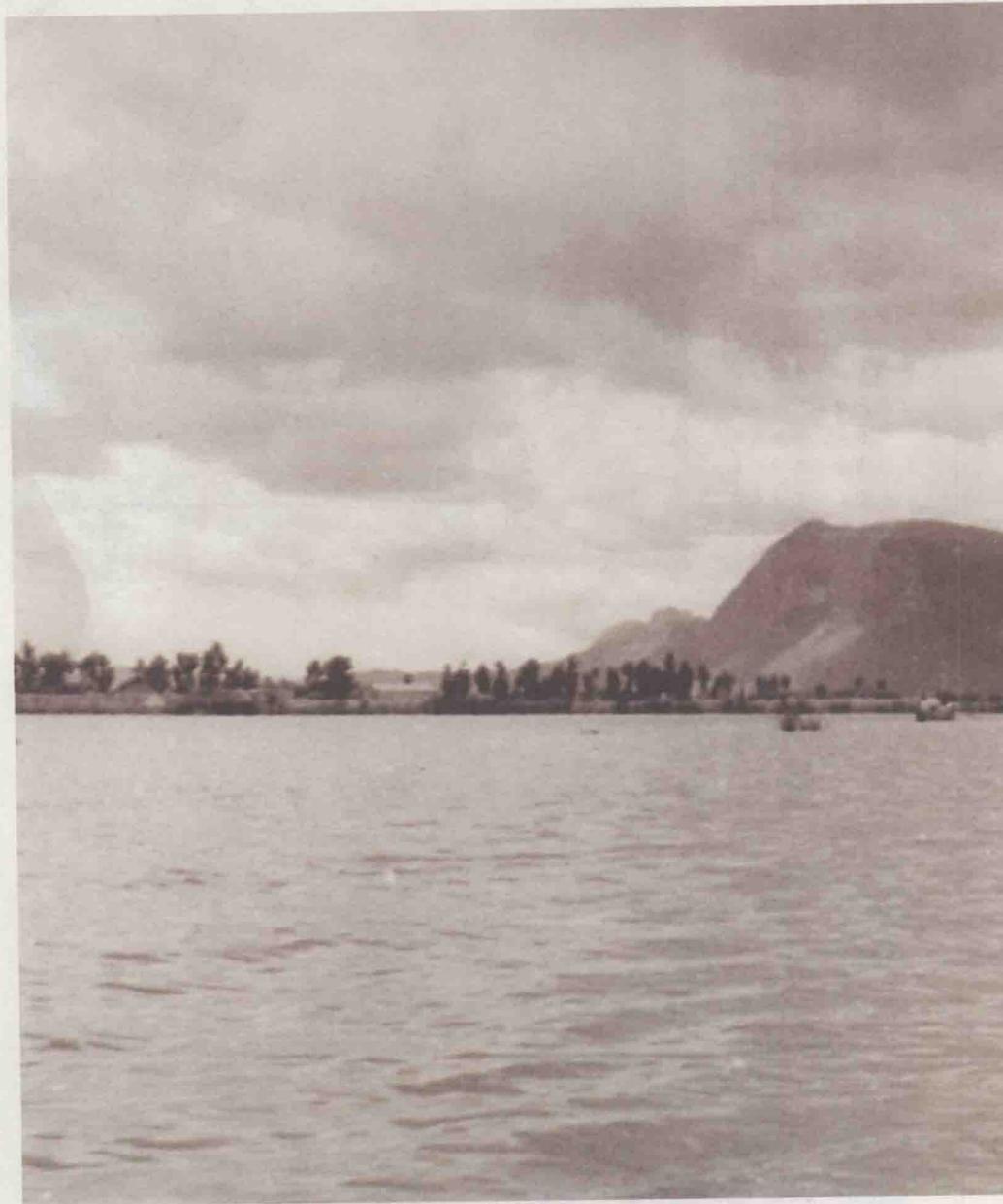


(古) 我在翠湖公园。
摄于1963年

(下) 1957年6月
21日美术小组欢送
我上北京。

记得那天晚上暴雨
倾盆，但我们美术
小组的“哥们儿”
还是冒着大雨来欢
送我，使我非常感
动。现在虽然我已
经不能一一列出他
们的名字，但那个
难忘的暴雨夜晚，
却使我终生难忘。
当年这个美术小组
成员都是风华正茂
的青年，如今省人
已作古，愿他们在
天堂里还记得大家
在一起的笑声。





6

岁寒录

滇池、睡莲人（卧佛）山。

